

青春风系列
青春风系列
青春风系列
青春风系列

青色风铃

包晓泉 著

青春风系列

漓江出版社



QING SHE FENGLING BAOXIAO QUAN

青色风铃

包晓泉

(桂)新登字03号

青色风铃

包晓泉 著

•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益民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5 插页4 字数83,000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册

ISBN 7—5407—1027—6/I·724

定价: 2.70元

私语·似序非序

太阳在清晨的瞬间辉煌,和那黄昏时候惊心动魄的悲壮,永远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渺小与庄严。在这个世界上,生命意识的强弱,完全决定了每一个人生存空间和时间的幅度。

面对森林与河流,或者仅仅是一片绿得过份的草地,一个人走的时候,就会想起很多不相干的事情,但绝对不会漏掉生命的主题,多或少,甚至闪念。

握着笔撑开稿纸,我们可以写一千种文章,写一万种感想,写下去,潇潇洒洒地写下去,或者也可以成一本书,压膜的也好硬衬的也好,在书架上很光辉地站几年。但是——如果从纸上确实闻不出生命的味道,感觉不出生命细胞的分裂和响动,分辨不出那些纷繁的情绪是否属于生命真实的血液,乃至咀嚼不出伟大的汉字所固有的灵魂,那么,我们必须惭愧。

散文,是在生命的绿地上耸立起来的美丽的建筑,充满了灵性和思想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敷衍和亵渎,也没有资格!

坐下来,全身心地与散文约会,用我们应有的诚意和智慧,交谈,交流,创造。

拥有真正的散文,我们就拥有了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

序 ·

塑……就拥有了生命的启示和厚爱。

散文永远青春。

写，为了亲人，为了你我，为了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。

无悔。

1992. 10. 南宁

目 录

私语·似序非序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●行 祭

浅草之邀·····	(1)
看海的夏天·····	(5)
湘行一夜·····	(10)
大明山的诱惑·····	(16)
北地江魂·····	(20)
西山感觉·····	(23)
西去楚雄·····	(26)
湘西梦寻·····	(31)
下枳风·····	(33)
蓝色的搏动·····	(38)
旅顺：一八九四的记忆·····	(41)
点水花山·····	(43)
程阳意境·····	(47)
山之燕之人·····	(50)
登上十八盘·····	(54)
雨淅沥·····	(56)

百色土·····	(59)
关于油，关于树，以及一些神话·····	(61)

●魂 祭

南方——一个站着的问号·····	(63)
无法不自白·····	(66)
梦眼归魂·····	(70)
佤佬族，原始的日记·····	(79)
红鸟之羽·····	(83)
自己的天空·····	(88)
故园秋旅·····	(91)
罗城变奏：一墨三叠·····	(93)

●心 祭

拥有一个月亮岛·····	(97)
深秋，有一只红蜻蜓·····	(99)
情绪小号·····	(101)
偶尔想想·····	(104)
寂寥街头·····	(107)
夜 忆·····	(110)
起风的日子·····	(112)
红季节·····	(115)
一夜秋风·····	(117)
雨之诗·····	(119)

丁香的花格.....	(122)
有一首歌.....	(126)

●情 祭

你我同行.....	(129)
涨潮时分.....	(133)
更阑夜语.....	(134)
雀 巢.....	(136)
港口女孩.....	(138)

浅 草 之 邀

我是在五月间突然跑到呼市去的。那时候天下着雨，泥点子溅上我的鞋面，带着凄凄凉意。所有的内蒙朋友都吃了一惊，象诧异于这场雨一样，诧异于我选择这个时候看草原。没有草，他们说，现在看不到草原。

我总认为全世界都如南方，五月绝对是踏青的季节。总认为！

去召河吧，朋友又说，既然来啦，看看召河也行。他们知道我去不了呼伦贝尔，没有更多时间，吮不了羊尾巴，喝不了草原白，他们太知道我，于是建议我去召河。

在大青山的公路上，我的耳膜开始痛起来，是那种随航班每一次起落都有的疼痛。我第一次听说这座山的海拔高度时，就知道自己脆弱的耳膜会再受一次洗礼。但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洗礼并不是由神秘、安祥和缀有苍茫诗句的阴山山脉所赐给。这不是马鬃飞扬的阴山，不是草掩牛羊肥的阴山，而冷清如五月里一个刚刚发育的寂寞少年。山下那一层浅浅的草皮，教你死也不信会属于草原的概念，或者甚至只是关于草原别的一些什么。啧啧，我说，啧啧啧啧，可是真不愿带一个失望走。

得啦，朋友说，你不错啦，往年这光景，草毛也没一

根，不是这阵早雨，你看个毬。

也对。没悟性。真的话该。

我们各各叼着烟卷，在召河的小地盘上窜来窜去，买铜壶和透明的牛角刀，想象锡拉木伦河怎样流过普会寺，想象这个达茂旗下的小地方一个世纪前如何成为通往外蒙古的热点。而现在，这里是赤裸裸的旅游区。许多漂亮的蒙古包站在浅草层上，却门扉紧扣，不露真容。谁叫你五月来，谁叫你在没起草的时候来，那么只能连摸一摸毡布的手气也没有。我不知道这里的蒙古包是不是真的显得神秘和神圣，我说不上来，但那呆呆竖着而生气全无的模样，总是不能让我将它们与铁木真的大弓连起来想，那漂亮得近于奢侈的毡房，实在缺少一份游牧式的强悍。我一直坚信，真正的蒙古包应是另外一种形象，一种我没见过却久久向往的形象。我常常从朋友那非常蒙古的脸上去印证我的猜想。

严格地说，召河不是草原，哪怕长满牧草的时候，也不是。或者仅仅称做草场就可以。

但当我真正站在这片覆满浅草的平缓丘陵上，看见天边乱云堆叠，制造了一条我判断为名不虚传的地平线时，我依然十分激动，一种听见了草原呼吸般的激动。我不是容易激动的人，但想想，一个看了近三十年青山秀水茂密丛林的男人，一旦真的面对一片天高地阔，哪怕只有一怀茸茸细草的男性风景时，会有第二种反应吗？如果这条汉子在这时候仍旧“深沉”得不动声色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有一半已经不是男人了。

虽然我坚持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原，但我要从心里感谢这片浅草。起码，这草不再让我面对一片光秃得象太监一样的远丘陵，不再让我的失望继续加深，不再让我行囊空空而沮丧南行。

是的，我是浅草邀来的远客。即使我们到另一片草地上，钻进一座毡房里照照相而被卖奶皮子的小姑娘收15块钱时，这份对浅草的谢意仍然极其真诚。

我开始兴奋起来的时候，是啃过手把肉和喝了两口草原白之后。那功夫有个穿蒙古袍的男孩捧着碗，高唱“金杯呀金杯呀装满酒，双手举过头”的酒歌，向我们致敬。干不了，我嘟囔道，干不了的，你背我回去。真没戏！朋友咧开嘴笑起来，教我一招。我接过大碗，用拇指和食指沾了酒，一弹天，二弹地，三弹敬酒人，再抿两口而大功告成。这时候我热血沸腾，看全世界都是马背英雄，将一把蒙古刀在手把肉的大骨上剔来剔去，豪迈无比。

干杯。干杯。

实际上我与干杯无缘，那只举杯的手，不过是在浅草之上完成一个应有的壮举。

我不知现在的脚下是否写有成吉思汗的足迹，但我愿意相信这里印有草原的影子，对，一个相似的影子。坡下的马驹，坡上的羊群，都是这巨大影子的一部分。

还有花！几乎没有人去注意浅草里的花。那些花红红绿绿开在草棵里，鲜艳得让你嫉妒，就那样静静地开着，唱无声的长歌。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一位长在都市的蒙族朋友

获赠这样一句留言：“草原上的小花小草特别可爱，有时间去看看吧。”我一直记着，我相信这位朋友肯定知道留言的动机，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我蹲下来摘花，把花茎绕过指头，看她们在风中抖动，哭或者笑，自由自在地哭和笑。当马群飞奔而过的时候，我想，她们会是最快乐的一群。

无疑，我会到呼伦贝尔去，到鄂尔多斯或者科尔沁去。在某一个八月，草密羊肥的八月，去找温柔的敖包，去找有马奶酒的毡房，去追寻一匹在梦中奔跑过的青色烈马。

回到青城，我翻了许多记有铁木真的书，晒了一些十二世纪的太阳，睡睡醒醒，坐坐站站，最后妄然断定，成吉思汗的光芒固然在于铁骑威严，荡涤大陆，而更让我崇敬不已的，却是他落魄时那一双从未熄灭过火焰的眼睛。无数的蒙古族同胞永远记得那团跳动的火焰，正如他们骑上摩托车的时候，也从未放弃过自己原来心爱的坐骑。

象朋友们所说，我并没有真正见过草原，我的内蒙之行其实肤浅得比不上天空流云。所以我感谢浅草，感谢它给了我再来的邀请。

1991年6月

看海的夏天

那个夏天，我们决定去看海。

白白的亚南靠在架床上刻一方印，突然就问黑黑的我：“看海去吧？”“看海？”“看海。”于是我们用消毒水涂学生证，把祖籍改成青岛，奔海去了。车一动，我们就开始喝啤酒，喝纯纯顺顺的青岛啤，齐鲁风景，也就在这杯中一闪而过，一喝而尽了。后来我们唱歌，用沙喉唱歌，调子非常的动人，大约是唱广西人看海去什么的。我突然鼻子一酸，脸贴在窗玻上，说：“妈的我想家。”亚南定了一定，然后用全力拍我肩膀，说：“我们是去看海呀！看海！”

是啊，看海！

海。

海竟是灰色的。下车的时候太阳不见了，云片纷纷，海就在青岛站古老的尖顶下粼粼，涌着哇哇哈哈的浪声。咸咸的风从云底扫来，扫来几丝鱼鳞的味道，旋过我高扬的发梢。汗，一下就没。栈桥上，有人在大笑。海！我和亚南呆着，皱着眉，看着这似是而非的海。干嘛是灰的，亚南说，干嘛要是灰的？它要灰，我有什么办法！我说。说归说，可真的，真不明白，海干嘛是灰的？西班牙海岸不这样，夏威夷海岸不这样，连黑非洲的海岸也不这样。海应该

蔚藍，岸應該金黃，風應該溢彩，這是我認定的海，認了20年。但現在，海是灰的。我嘆了一下，亞南嘆了一下，我們一起站在海岸上，看遠處來來去去的帆，看灘前一层一层的浪，不說什麼。我們默默地找地方住下，在床上盯着屋頂出神，不再說海，縱使是剛謀面的海，也不說。但半夜裡我醒了，濤聲陣陣，來勢沉沉，轰然沖開窗幃，擠滿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。我開始想，這濤聲一定是要說些什麼，一定是在預示什麼。一定的。

果然。早晨推窗，我們就擁有了一個美麗的海，一個真正藍到底的海。夏天的太陽，一下上了紅屋頂，深深淺淺斜斜，晒在海上，晒在傘上，晒在輕輕晃的舢板上，晒出很多明媚燦爛的海詩的靈感。很迷人很迷人，亞南興奮地說，只是昨天——別說昨天，我說，別說昨天，昨天的海不歸我們管。我們要看藍海，不是嗎？看藍海。海藍藍，堆着白色的浪丘，勾人去。亞南穿起他的破泳褲，游向遠遠的防鯊網，白白的脊梁白白的浪，在海裡。不知他是否讀過狄更斯，我想，狄更斯說人太白了，血可能也白，象他的書里那個叫畢周的男孩。但亞南不同，亞南不是畢周，亞南或者是藍血呢？下了海，他竟是歸家了。我浸頭入海，像曾經有的一千次想象那樣，讓一口海水撞進肺腑，撞出一種真實的海的感覺。看看，浴場無魚，也沒有螺和海藻，但卻可以感應到藍色世界無數生命的鼻息，遠遠近近，隨浪而來，隨浪而去，觸在耳上，鼻上，腳上，成一份無言的默契。讀得到嗎，讀得懂嗎……那內容。我抬起頭，却正好碰上亞南惶恐的眼

睛。“天哪，”他说，“只有一条海缆！防鲨网是空的啦！”他到底不是蓝血人。我说：“叶公好龙吧。”他说：“我爱海，只爱没有鲨鱼的海。”之后我们翻在水面上，看云线聚聚又散散，想这海里到底该不该有鲨鱼，或只有漂亮已极的虎斑贝。但如果没有鲨鱼，又怎么会有海明威？那个大胡子靠鲨鱼出了名，却斗不过自己抓枪的手指。

离开浴场的时候，正午已临，海益发蓝了，漾出一种透明的质感，闪烁着宝石般纯净的光泽，绝对是一个美丽无比的神话之湾。阳光灿烂，照着青岛海岸无数的红房顶，照着舞浪翩翩的海鸥，还照着很多红裙飞舞的女孩。我们终于想起要吃点什么，而且要吃海里的什么。“蛤蜊！”亚南嘿嘿地说：“吃蛤蜊。”他有一百条理由要吃蛤蜊，第一，没吃过；第二，便宜；第三，好煮；第四，第五，第六……我知道其实就是便宜，没有钱，泪汪汪，学生哥，馋断肠。不过那满街的小东西也是诱人，褐色的调子，哗哗直响，弄到饭馆里，不放什么，一煮就成，鲜着呢。我们吃完了12斤蛤蜊，就到白色的沙滩上躺着，听潮。海突然很深沉了，也抒情，也深沉。罗丹那块坐着思想的石头，不知是否是对着海呢？再想起青岛八大关的别墅，那80幢别墅，精致得让人惊奇，一幢一式，掩在浓荫里，探出红顶望海，或者望原主人的家乡欧洲。我太喜欢那房子，却不喜欢房子的旧主。东方的海岸，有很多西方的美丽的小楼，一百年前的小楼，不知应该高兴呢，还是悲哀？那潮声，令人发傻的潮声，却是越来越远了。

我们过崂山那天，太阳像怀春的猫，多情且热烈。眼见

亚南染了一层马来色，满脸褐皮，竟似一副跑海的胚子，但我明白，他要再脱了这层黑膜，会白得更出色。没有车，青崂路正修着，于是就走。没有比这再邪门的事了，树在山上，日在头上，沥青在炙人的石上，长长路上再无客，只有两个傻瓜。就在那时，也就在那时，腥腥清清的海风起了，重重湿湿的潮声响了，急弯现海，现一片无边的湛蓝的海色。就是一份惊喜，就是一份无措，看那海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有海鸟高窜低飞，鸟音孤凄如诉，衔浪中消息，来来回回。天风催动着浪阵，汹涌进散，不断奏出那部巨大海乐神秘的和弦。漫天的海花，前仆后继地开在那巨石上，炸裂成无悔的壮丽，然后重聚成蓝色的花苞，再作一万次欢乐的开放……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梦了啊，青岛滩头的温柔是真的，眼前这一片野性的证明也是真的，或者风暴来临的时候，我信那暴怒仍该是真的。滴滴溅脚的海沫，是要说尽不沉的故事吗，精卫鸟已飞得太远，不再见发鸠之山，不再见山中柘木。八仙共渡的黄昏，也已模糊在海月的光下，只有何仙姑依然裙裾飘飘。郑三保的大船，还能再回来吗，魂如在，或还隔代可闻甲午海面不散的硝烟。

“走吧。”亚南说。

“走。”我说。

上崂山，上崂山。

崂山顶上放眼，见的已是宁静不动的远海，一抹淡蓝，不鉴海天。蒲松龄也是一面看海，一面摇毫奋笔，写他的穿墙道人的吧。亚南突然说：“海真难懂。”这就是海，是难

解的海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有了踏浪而来的维娜斯，又要有惹人葬身的唱迷魂曲的俏海妖。海，或许永远也读不懂，但不能没有海，不能没有。

那个夏天，亚南和我很“老友”，尽管他很白，我很黑，但我们一起看过海。

1990年8月